

「先聖孔子驚嘆不捨晝夜的流水。德國文豪哥德讚美生命的鏈子。都是說明人類生命乃是一個永恆的連續。我們有形的個體生命有時而盡，而羣體的生命却生生不息，代代無窮。何應欽將軍去年在臺北健康長壽會上勉勵會員追求永恆的長壽。他說：「一個人在他有生之年，運用卓越的智慧、能力，為人羣做出最佳服務，促進社會國家以及全人類的進步與幸福，那末，縱然他沒有享有高齡，可是他的偉大服務與非常貢獻，却永遠留在後人心中，世代相傳的歷史記錄，將永遠有他的存在。」哥德說得好：「勇敢的盡生的責任，便是永生。」陳立夫先生在他所著的「四書道貫」中曾為生死下註解，大意是：死乃軀體在開始化解，生乃生命在繼續活動。季路問死？孔子答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孔子不直答子路之問，僅告以把握現實，努力人類生命的光大。中央研究院為胡適之先生撰墓誌銘，最後一段這樣寫道：「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，陵谷也會變易，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，將永遠存在。」張其昀先生以前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的一篇文章裡，提到耶穌的愛德。他說：有

愛德者生，無愛德者死。愛德者，既忘人我之分，且泯生死之界。他把基督徒信仰的復活、新生、永生，比做儒家的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。他們所關揚的皆為光大生命，精神不死的理論，與基督徒所傳的復活、重生、永生的道理，又是不同。許多人對復活、永生表示懷疑。其實，只要留心觀察自然物的演變；就可以領會。蝴蝶不是由蛹變的麼？它本來是條醜陋的昆蟲，却蛻變而為一隻美麗的蝴蝶，這蛻變就是復活，舊去新來，重生新的生命。又如一株花，原是一粒小小的種子，埋在土裡死了，抽芽生根長枝發葉含苞開花，由花籽變成花朵，也是經歷了一次復活。

宇宙確實奇妙：沙中有世界，花中見天國，腐朽化神奇。蘇東坡文：「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，哀我生之須臾，羨萬物之無窮。我們生在這個世界裡，還是只打算為個人活呢？還是推己及人為羣體活呢？還是更昇華，捨己為人，放棄物質的享受，忍受屬世的，短暫的苦楚，追求屬靈的，永遠的，極大的榮耀呢？！」

宇宙學府號環航後記(上)

王 煊

開普敦重振海上地位

宇宙學府號於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抵達南非共和國的名城開普敦(Cape Town)，港埠位於南緯三十三度五十六分，東經十八度二十六分，緊鄰着非洲南端好望角(Cape of Good Hope)。

說起好望角，真是盛名遠著，一四八六年(明成化二十二年)，葡萄牙以狄亞士(Bartholomew Diaz) 乘帆船，沿非洲海岸南下，發現非洲極南角，命名好望角。一四九年(明弘治十年)，葡萄牙人維斯可達伽瑪(Vasco da Gama) 駕帆船再繞好望角，以至印度。這兩次航海，不但是交通史上壯舉，而且使一四五二年(明景泰三年)以後，鄂圖曼土耳其人(Ottoman Turks) 所封鎖的東西通路，得以打開。因此，開普敦在蘇彝士運河開闢前，一直是歐亞非海運的基地，後來蘇彝士運河暢通，船隻轉道，海運地位的比重才降低。但是一九六七年六月，以阿戰爭發生，蘇彝士運河再度封閉，歐亞海運又取道好望角，開普敦恢復了過去的繁榮，重振起海上地位。

。中國航運公司的中歐定期航線輪船，亦經常在此寄泊，我幸履此地，頗有撫今追昔之感。

巴納德上船講演

聞名世界的心臟移植醫師巴納德，於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時十分上宇宙學府訪問，我穿制服正在當班，和他相遇招呼，一大羣學生已擁上請他簽名。巴氏看來只像三十多歲，其實已五十歲了。他修長身材，穿米色緊身西服，長髮及領，儀態瀟灑。八時半他在散步甲板上的學生活動中心，對學生演講，我們亦輪班去聽，一口南非的腔調，他說換心非治療手術，只能在不得已時，延長病人生命，死亡率極高，目前百分之二十五的換心有二年以上的延壽。最後他以英文詩 A Bag of Tools 作結束，有感情有聲韻，學生們雖靜靜的聽，但二十歲左右，並非學醫，和我一樣能接受多少，實在難說。我送巴納德下船時，替本船船醫與他，照了像。

坎倍拉船上所見

緊靠本船，來了英國 P & O 公司的大客船坎倍拉

號，又大又新，我上去參觀，船上有二十四條救生艇，四個游泳池，救生艇不似一般吊掛在露天的高層甲板，而是縮在船廊裏面，當裝補給品時，船身伸出起重機，用以提取，這些可說都是新式。其兩部蒸汽渦輪機，兩個彎煙囪，雖然樣樣新，只乘客老，都是退休的老年人，下南洋享受陽光，看他們步履蹣跚，比起我們船上的年輕小伙子，生龍活虎，似乎不祇差了一代。

開普敦戲院的特別構築

晚上無事，一個人去溜街，到海員俱樂部坐坐，那裏根本是做生意，只有書報、彈子枱的設備，可以吃喝些東西，買些紀念品，一無特別。老白對自己人親切，我不願久坐，就離開了俱樂部，到一家名 Alhambra 戲院看電影，正片之外，中間加映記錄片，看到捷克冬季滑雪，英王夫婦參觀用手工製造古式船的船廠，花車遊行，公主揭幕等等，當映完一段，開燈休息時，才發現這戲院構築非常特別，院內裝璜使觀衆如置身於古堡之內，四周有塔有柱，有燈籠，還有大柏樹，頂上天花板是天幕，有雲有星，觀衆好像在古堡內看露天電影，但是足下是地毯。出來方知整個戲院又是 White Only。老白年輕人長髮

Leone) 的自由城 (Freetown)，此地位於北緯八度三十四分，西經十三度十四分，是獅子山的首都，亦爲其經濟文化中心，港灣無防波堤，就在海邊築成碼頭，毫無屏障，幸而地近赤道，風浪不大。

獅子山原屬英國，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獨立，建國方滿十年，Sierra Leone 爲葡語，因最早一批葡萄牙海員看到此地突出於大西洋上，狀似獅子故名。全國面積七一、七四〇平方公里，一九六八年人口二百四十七萬，百分之八十務農。

自由城的景象

自由城人口十二萬八千人，多小山及森林，以前名叫 Romaron，意卽山地。自由城建立於一七八七年，當美國大批買進黑奴之時，英國已立法禁止販運黑奴，軍艦執行命令，截獲了許多運奴船，將黑奴送到此地安置，讓他們自由生活，最熱心此舉者爲英人 Granville Sharpe，後來命名此地爲自由城。

自由城的港埠，名爲伊麗莎白二世皇后碼頭，宇宙學府即碇泊於此。該碼頭正式啓用於一九五四年，水深三十二呎，雖有八哩長的岸線。只建了一千二百呎的碼頭。每年來往船隻雖不少，運來貨物僅三萬九

雖不少，在戲院內也吸煙，可是對外方人總有些說不出的冷寞，對自己的傳統，又保守不肯放棄，最妙的是公共建築物內廁所，既分男女，又分黑白，好好一層樓，就得浪費了四間，每次我誤入黑人廁所，他們總叫我去白的，上黑的居然不領情，小便斗也特別，不用磁磚，整個以一大塊不銹鋼板壓成，倒是俐落。南非與我有邦交，我國在約翰尼斯堡設有總領事館，惟因其實施種族隔離政策，非洲國家多與其斷絕經濟貿易關係。

船上的狂歡感恩節

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，洋人感恩節，學生開舞會，自己的樂隊，揚溢出非常輕快的節奏，盡情的跳着、笑着、扭着，的確比我們中國人活潑壯健，有些人爲他們擔憂，就連船上洋教授亦對我說，並非所有美國學生都如此，船上這批特別愛玩罷了。我却認爲不必替這一代美國青年擔憂，因爲每一民族都有他們自己喜愛的生活方式，自己喜愛的傳統，只要是善良的，純真的，人們何必表示不滿，而強求其同呢。

獅子山建國十年

十二月三日宇宙學府抵達獅子山國 (Sierra

Leone)，所以當地物資極感缺乏。至於主要出口爲鐵砂、鋁砂與鑽石，悉操諸四家外國公司手中，政府最近宣稱，已與各該廠商，協議成功，政府享有百分之五十一股權。至於工業幾乎一無所有。

自由城中心有一棵大樹，名棉花樹。總統府、法院、博物館、美國新聞處及最好的 Paramount 旅館均環繞其四周。相傳此樹爲第一批遣返黑奴所植。本地風景明信片，卽以此樹和附近幾幢樓房作主題。我曾往該旅館喝一杯可樂，價值相當於新臺幣十元，黑人侍者執禮甚恭。

獅子山郵票上，在國名之下，印有鐵與鑽石之地 (Land of Iron & Diamond)，雖號稱有富藏，現在看來還是窮國家，本船抵埠當晚，就有十幾位的手錶被搶去，追捕時，賊就跳海，眼望着無法可想。五日下午船員會當場捉到了黑賊，送往警察局，轉解法院，還傳船員到庭作證，面對聖經宣誓，用中國話罵了黑賊一頓，法官聽不懂，判賊十八個月徒刑。

自由城的電視台

四日我不當班，一人上岸遊覽，手錶電影機不敢帶，只拿了三瓶可樂，以十元美金換獅幣 Leon 七元

七角作遊資，問何處可遊，都說到處好玩。其實市區沒有一處名勝古蹟，我靈機一動，聽說當地有電視臺，就帶了世界新聞專校英文畢業證書，單槍匹馬前往訪問，先乘公車到 Blooklands 站。換計程車，到市郊小山上該臺，那裏地名 New England Government Office，教育部、森林管理局亦在附近，想當年，此地一定是英人的行政區域。

我表明身份和來意，黑人大感驚異，因係遠客，特由主任工程師 Fennel D. Green 親自接待，他曾留英學過電視。該臺於八年前，英人所建，一切英制，掃描線為 625 與中美的 525 線不同，發射臺在五哩外的小山上，全套電子設備為英廠供應，但視頻電力只有一百瓦特，聲頻電力才二十瓦特，全部黑白節目，攝影棚一大一小，大的像一間教室，小的則如斗室。節目片頭用粉筆在黑板上或用紙畫一張，主副控制室，均不過書桌一樣大，主控室有三臺監視機，影片方面有兩架十六厘電影放映機，設備還不及世新的實驗電視臺，影片部門更簡單，不沖洗電影，有設備而未用，只有一個有聲電影編輯機及剪接器，最多檢查進口的外國影片而已，節目方面亦差，每天只播五小時，自下午六點至十一點，大部份靠外國劇情電視

影片，主要為英國供應，新聞節目半小時，不拍電影，用錄影，而 V. T. R. 錄影機不是一般用的二英寸錄影帶，只是日本所製家庭用的手提四分之一英寸帶寬的錄影機，因為發射電力太小，連自由城只有一部份地區可收到，所以觀眾參加現場節目很少。

自由城的博物館

博物館建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，只有臺灣甲種日式平房住宅那樣大，陳列土人的木石弓矢、木雕面具、飾物，面具像大鋼盔，將頭整個罩住。指琴為方木箱上釘幾個鐵條，靠指壓後，放鬆的彈力，引起共鳴，前所未見。最使我感興趣的，是一套中國破損磁器，這些磁器自從獅子山西南邊大西洋上香蕉羣島，一艘一六〇二年沉沒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船上所撈獲，想信是明代的磁器，中華文化悠久，遠被蠻荒，於此可見。

自由城的海灘

十二月七日下午，我特地去自由城附近唯一名勝 Lunley 灘遊玩，公車可達，車票一角，時正下午三點，學校放學，乘客擁擠好像沙丁魚，車行四十分鐘才到。一出市區，沿途風景，愈走愈美。看到山上

高聳的美國大使館、盲啞學校、濱海的薄荷林，由終點的旅館下車，先到很像樣的飯店，吃點可樂、炸山芋片，然後沿着沙灘往回走，沙灘又平又寬又直，正值退潮，沙灘看來有五十呎寬，長浪輕拍，濤聲陣陣，潔白細沙，伸出甚遠，偶而見些螃蟹洞和海鳥吃剩的碎魚殘骸。黑人在海上打漁，把尼龍魚網抬至海中，圍成約半徑百呎的圈子，然後兩邊用手拉，逐漸收網，撈上來的，真有不少，隨隨便便就有呎餘長的大批漁獲。這國家堪稱得天獨厚，惜不能善為利用。有一種魚像小旗魚，土人叫它 Pentel，只是尖刺生在下吻上。看漁人拉着魚走，如在畫境，風景之美，又似曾在電影上見過。

碼頭上有許多服裝整齊的小孩，自稱童子軍，繡的字是 Boy's Brigade 却見人伸手討錢，我雖給了他們，可是童子軍的尊嚴何在。售紀念品的地攤上，土人什麼都要，舊衣破鞋、空酒瓶，全部可以換東西。

首善之區的自由城景象，只能比比臺灣的較大鄉鎮，房屋很多用洋鐵皮釘成，黃鏽斑斕。馬路狹，又沒有紅綠燈，只有少數交通警察指揮，車常擁阻不通，大巴士倒是德製朋馳新車，且有小巴士為平頭旅行

車，一樣票價，由海灘回船，竟擠滿了二十三人。

獅子山前途有望

目前獅子山雖搶偷扒盛行，甚至猴子受過訓練亦會扒口袋，本船即被其提走了一罐油漆，但我看出這個國家有前途，第一有值錢的礦藏，豐富的漁產，極好的氣候，還有充分的人力資源。政府實施英國式的民主政治，已注重基本教育，中小學校很多，而且亦已照顧到盲啞學校，好好的幹，將會有很好的前途。

獅國現雖承認中共，但對中華民國仍很感激，官方畫報，刊載我國農耕隊的照片，車上小孩問我來自何方，我說臺灣，他們立刻叫蔣介石，可見對我們很不陌生，衣食足然後知榮辱，目前的情形也怪他們不得。

十二月四日晚間，船上請獅子山國立舞蹈團表演，我亦在場參觀，全是打擊樂器，鼓聲急促，節奏整齊，頗有相當訓練，黑女一樣上空跳，惟街上看不到上空，據說該團極負盛名，有一半人員正在歐美巡迴演出。

我曾在街上看到跳舞，一輛卡車上，坐滿了人，敲敲打打，徐徐而行，四周有人拿洋鐵罐邊唱邊跳，

到處募捐，當地人叫做 Msschrade，不定期出來為大專籌教育基金，可見他們很重視教育，公車正在開行，亦會慢下來讓人上車募款，還有天真的一兩位洋學生，也參加他們的行列。

船上洋學生，莫名其妙，突然請一批當地小學生上船參加聖誕晚會，而且在船上聚餐，有一百多學生自願下船，不回來吃飯，省給黑小孩，可是自己在外面沒吃飽，回到船上却撬開廚房，自取東西吃。

七日有一艘俄國船，靠近本船，大概是送物資來的，第一次看到俄國人，中國船員一般都很謹慎，不與多談，可是却普曼大學請他們上船參加派對，我們亦無法干涉。

電機師病逝，舉行海葬

十一月二十八日，本船電機師好端端忽然生病，檢查結果，發現十二指腸潰瘍，業已穿孔，情況危急，船已離開普敦三天，鄰近三個港口都在一天多路程之外，電召飛機救援，亦不可能，經協商之下，決定動員船醫、校醫、全體護士，在船上動手手術，經過幾小時之久，手術成功，病人清醒，談天說地非常高興，不料經過一夜，到二十九日中午忽然惡化，原來是心臟血栓，用盡方法施救無效，還是逝去，錯過了開

普敦，最好的醫療，真是不幸。

十二月一日決定海葬，下午三時，全體船員齊集船尾甲板，服裝整肅，屍體用帆布袋裝，裹以公司旗，再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覆蓋。顧船長致送別詞後，各單位主管上香，洋學生老師，亦肅立在不遠之處致哀，汽笛低鳴，即行海葬，船繞行三百六十度一個大圈，方破浪離去。

電機師妻已故世，遺下兩孩，還有七十九高齡的父親，境況殊堪憐憫，船員發起募捐，文由我執筆，不幾天連同洋人所捐，共得美金貳千元，同舟溫情，亦算對得起他了。

宇宙學府號機艙及平衡翼

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，輪機長領我們事務部同人，參觀機艙，第一次看到船的平衡翼，像魚翅一樣的三角形，兩邊各一個，斜插水中，迎着海浪扭動。抵消船的搖擺傾側。三座淡水機，每天可生產清水三百噸，但船上只消耗二百噸左右，尚多裕餘。中央冷氣系統，能使每一房艙冷而乾爽，洗好衣服，晾在房內，一夜即乾，最難得的，一般蒸汽渦輪機機艙內都很熱，但本船通風系統優良，並不覺熱。

(轉載中央日報)

悼徐仲宣兄

凌鴻勳

我和仲宣兄相識是同在上海交大的時期。民國九年，我在上海母校授課，是年秋間，校長唐蔚芝先生因目疾轉劇，屢電交通部辭職，交通部不得已准其辭，而着我代理。適十二月間第一屆鐵路管理科畢業。畢業證書仍由唐師出名，而由我主持頒發。仲宣兄以第一名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中代表同學致詞，屈指於今已半個世紀有多。

我家和徐家原是世代之交。仲宣兄的尊人木君先生和先父即有交誼，其令堂又是葉選公之姊。仲宣排行第二，其三弟承熿為我門人，四弟承熙，妹夫李果能，都是我長滬校時的學生。

仲宣兄畢業後，我不久又離校，各奔前程，仍時在京津或上海見面。仲宣兄曾一度任北平交大管理學院院長。對日抗戰期間，我們都在重慶。仲宣兄亦曾任交通部財務司幫辦。大陸撤守後，我和他曾短期寄居香港，這是我們最艱困的一個時期。我記得一次他到我家聊天，留其午飯。我們粵人形容窮人吃飯說祇有「鹹魚青菜」，但那天的午飯祇有鹹魚一味，連